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

### 第三十四回 劍仙陰護空中至 長史窮途意外逢

長短句歌曰：勿毒勿禿，勿禿勿毒。惟其肆毒，是以必禿。開竅藏嬌，遭爾殘酷。貞山嫠婦，更不可瀆。概被幽囚，暢其徒屬。宜投諸火，宜沉諸瀆。不則如瑤華之報父仇，將諸禿如式而代燭。

話說楊靜夫將那禿驢拷問明白，來復瑤華，道：「這早上偷進廟的小沙彌，就是那晚阿新攝去山裡的那個賊禿，說是他已到李英蓮那邊報知，令其浮水來放脫他們。這些禿賊都是一黨，恐怕還多著哩。」瑤華道：「不然，李英蓮也不知他住在那裡，何以曉得這樣迅速？必定是捏造這段話，來恐嚇我們的。」楊靜夫道：「我也想著駁他的，他說李英蓮的外家，在此不遠，時常往來其間。又說逃去的裡邊，有一個僧人會詛咒之法，甚是靈驗，要防他的。」瑤華道：「這不過總是恐嚇我們的話。但這水不退，如何措手足？」阿巧道：「水已退去好些了，不過這兩三日內必能涸出。」桑二在旁道：「公主前夜所言，要運銀賑濟，此事可以預辦。俟水退盡，即可入城，救這些百姓。」瑤華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遂令阿巧將銀庫號票檢出四十萬兩來，又對阿新道：「你可到典當知會，令其先運二十萬兩來，交汾州府庫內收貯，便說我上五台上回來經過，發心賑濟，即速運來。仍令再往京中盤運二十萬，用備不敷。」阿新將號票檢束好了，即便辭行。瑤華問桑二道：「據楊靜夫拷那禿驢，說內中有個賊禿會詛咒法，雖中恐嚇之詞，然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你可有法解得他們的麼？」桑二道：「奴子所會的法，不過照師父所傳，件件都是依樣葫蘆，自家並不能活變。況奴子所會這些法內，卻沒有解詛咒的法了。」瑤華跌足道：「可惜把阿新先遣開了。」三姐道：「這是他們大話，信他做什麼？」瑤華雖口裡答應，心上實有些害怕。當晚令楊貞山伴宿。一覺醒轉，忽聽外間有哼唧之聲，便問那個哼唧？阿巧在外房歇宿，應道：「像是楊靜夫的聲音。」瑤華聽了，甚是擔憂，下半夜竟不能合眼，天才發亮就起身了。三姐聽見，也就起身，同阿巧進房，伺候梳洗，便問道：「楊靜夫為什麼哼唧了一夜？」三姐道：「我也曾去問過，據他說，是下午有些作冷，一睡倒床上，就發熱起來。蓋了兩三床被，總不得汗。方才有些發昏，所以如今倒不哼唧了。」正說著，阿巧也打了幾個寒噤，道：「不好，我也有些寒冷，覺得撐不住了，我也要去處了。」楊貞山在旁道：「姐姐你去睡罷，待我來替你一替。」阿巧丟著手，蒙頭便睡。沒有一盞茶時，也就哼唧起來。瑤華道：「中了這禿驢的計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忙忙令楊貞山梳洗完了，檢出醫書來，定了一個方子。楊貞山在旁道：「雖有方子，也無處取藥。那賊禿果真在那裡詛咒，恐怕這藥也不能醫得好。」瑤華道：「我也不過盡人事，但不能取區，倒是一樁難事。」你去把桑二喚來，與他商量個法子才好。」

楊貞山出去走了。一會回來，道：「桑二也睡倒了。」瑤華吃驚道：「這怎麼處？他睡倒了連早膳都沒人料理了。」貞山道：「早膳已分派那些女人，在那裡料理了。」瑤華好不著急，遂同貞山走出外間，見楊靜夫昏昏沉沉的睡著，喚之不醒。又到桑二那間房內，看桑二正在寒熱交攻，哼唧不已。復到廚房內，見這些婦女到還無事，稍稍放心。仍回到方丈內，不聞阿巧哼唧之聲，掀被一看，也同楊靜夫漸漸的昏沉去了，心上沒個計算。

不多一會，眾婦女送上膳來，同貞山吃了，悶悶的歪在榻上，才一合眼，忽有一團黑氣撲上身來，急把身子一閃，突然驚醒，耳邊又聽見一聲道：「何不起來打坐？」回頭一看，卻不見有人，心上想道：好不奇怪？又慢慢的揣摩道：那團黑氣必定是那禿驢詛咒來的。提醒我打坐，想是師父暗中保佑。我這幾時在路上，卻未曾用過這工夫，以致心神不能收攝。如心神收斂，就有詛咒法術，也不能上身了。主意定了，就立起身來，盤腿坐了，合著眼，屏氣靜息的靜養了一回。偶憶及楊靜夫等三人，臥床不起，不能進步，心上不覺又生焦燥。耳邊又聽見有人說道：「只管靜心打坐，阿新一到便可消此厄難，焦慮無益。」瑤華聽了，也不睜眼，忙合掌向空道：「如果師父來救弟子，萬望現形明示。」卻又一無影響，甚是煩悶。忽聞外房阿巧在榻上喊道：「好了！」瑤華忙問道：「你怎麼就好了？」阿巧道：「我正睡著昏沉沉的，眼前忽然亮了，見一位女娘，在我身上撫摸了一回，對我說道：你的災難已過，我來救你，好伏侍你主人。又在我面上吹了口氣，覺得一陣花香，渾身就鬆爽了。故此好說了。」瑤華心上明白，必是無礙子來相救。遂立起身來，又望空拜謝。又令阿巧往外間看視楊桑二人可曾好些？恰好貞山進房來聽見，回道：「他們兩個人都在昏昏沉沉之際，並不見輕鬆。」又見阿巧，道：「姐姐你倒好了？」阿巧道：「夢裡見一位女娘來救我的。」貞山道：「既如此，他們兩位也容易好的。」瑤華遂留貞山在房內，她仍然打坐。不題。再說阿新去太原，與典內說明，並又付二十萬兩號票，令其往京轉一回。一面促令催車，載運現在二十萬兩，傳述公主之意，付交汾州府庫。眼見辦理齊全，始辭回覆命，仍舊駕雲而回。行到山崗，正要落下雲頭，只見一道黑氣，從南邊山中騰起飛入廟中，甚覺駭異，且不落下，遂直往這道黑氣所起之處。瞬息之間已到，見在深山一個草庵內，遂下雲頭，俯入庵內，見有四五個僧人，著地坐在佛座下，默誦咒語。又見佛案上，用草紮著五個人形，俱有符書壓鎮在人形之上，這段黑氣就從符內騰出。又細看那幾個僧人，似乎都在廟內見過的。心上想道：怎麼又在這裡？猛然想起道：這些僧人都赴水逃遁，原來卻在這裡。又聞楊靜夫曾拷究那個僧人說：內中一個僧人會詛咒法。想必就在這裡詛咒了。不知廟中可曾著他的道兒？想著這些禿驢實在可惡，若不剪除還了得麼！遂起了一陣惡風，將草房刮倒，將這一眾僧人，在空中一個一個的摔下來，都跌得粉身碎骨。又吐一口心火，把這些人形都燒燬了。然後撥轉雲頭，才入齋來。阿巧見阿新回來，忙把報知瑤華。瑤華正在打會，亦即起身，走出房來。阿新也迎面而至，將往太原之事回明白了。瑤華亦將楊靜夫三人起病緣由說了一遍，並說自己也遇著黑氣撲來，想是我師父暗中保佑，故不病倒。阿新也將所為之事一一回明。瑤華道：「師父也說，俟你回來，即可消此厄難。這些禿驢已死，他們兩個也可不藥而愈。」阿新道：「只須婢子與他們解退魔氣，就可起床。」瑤華道：「水消退了沒有？」阿新道：「也只在這幾天便可消涸了。」說罷，遂去看楊桑二人，將魔氣解退，令其漸漸調養。

又耽擱了三四日，水才消退。楊桑二人亦已痊癒。瑤華遂令楊靜夫，往汾州報知地方官，說我往五台山進香，途次遇水，暫避僧寺，因見百姓遭此大難，心甚不忍，帶有銀兩在此，可以賑濟，以救一方生靈。速令地方官查明被災處所，速速造冊報來，以便給銀賑濟。並撥一名推官來，勘問寺僧不法之事。靜夫領命而往。又令阿新往探太原銀兩曾否運到。遂各分頭而去。一面令阿巧、桑二、楊貞山三個收拾行裝，各人俱濃妝以待。

隔了半日，靜來帶同府縣及推官來寺中請安，隨後又有營伍將弁皆來請安，備有轎馬，請進城下行館安歇。瑤華令桑二傳話出來，令知府速督各縣，分查戶口，造冊具報，以便以帑賑濟災民，不必在此等候。府縣皆諾諾而退，又將僧人交與推官，審勘辦理不法之事。被搶藏窖婦女，亦發交各家領回，惟楊貞山留侍左右。阿新亦回來報知，銀兩已運交府庫。瑤華令將弁等護送進城。遂即啟行，下了行館，催促趕辦。暗暗又寫信與梅影，如主上問及賑濟之事，照此情形奏復。仍令阿新馳送而去。

瑤華在汾州賑了兩個月，又值青黃不接，又賑了兩個月，見地方人民稍稍安貼，方才停止。瑤華住在汾州四個多月，彼處大小文武，無為尊敬，被災人民俱捧香叩謝，日無間斷，甚覺快意。這一晚，右臂嬌貴針浮動，急自收斂，遂擇日啟行。一面送楊貞山回家，又與桑二商量，須行個遮眼法，作回河南光景。卻好阿新也回，這五人仍舊改裝，往陝西進發。瑤華欲令阿新去探流賊消息，阿新道：「流賊東奔西竄，從何探聽？公主且自奔前程。」瑤華聽了，也索性聽從，惟在路悲傷不已。數月間，已抵延安，果有兵將盤詰，遂將告條照驗。每遇歇店亦以告條貼在門上，遂不一問。又行了五六日，方到西安，探問典鋪，尚在開設，就於左近賃房暫住。為因盤費不敷，瑤華檢出號票，令靜夫先取現銀一千兩隨帶。又發與京藏銀二十五萬兩，令其遂漸向山西典鋪發運而來，收貯備用。靜夫去了半日，已將銀子取回，並囑典伙，向山西運銀收貯，俱已妥錄。瑤華問道：「在此間設當舖能夠安靜否？」靜夫道：「他們說：『每年要貼闖王兵餉銀若干，才保無事。』」遂各歇下。

瑤華那晚令阿新伴宿，睡臥時，心上記掛著流賊之事，總睡不著，翻來覆去，直到三更後，才有些倦意。剛要合眼睡去，忽聽豁喇一聲，前房塌卸了半邊。又聽見風聲呼呼的響，漸漸如動雷一般，在頂上盤旋。復又聽見天搖地動的大響了一聲，嚇得瑤華膽

戰心驚，急急起身，要叫阿新，摸到炕上，並不見阿新睡著，正在詫異，外邊四個人亦都起身，喊叫起來。瑤華開了房門，點起燈來一照，見前房衝塌了五六根椽子，大家猜摸不出。瑤華道：「這像阿新飛騰上去，才衝塌的。」忙令桑二作法推算。桑二即時推算了一回道：「像是有一兇惡之物來加害，新姐去解此禍患。如今難星已過，大象已無妨了。」正說著，空中忽掉下一件東西來，眾人開門一看，是一個和尚，捆縛在那裡，像是跌暈的了，隨著阿也從空飛下來。瑤華問道：「你在那裡乾些什麼？」阿新道：「了了不是，我正睡著，忽見師父來推醒道：快些起來解救，有大石飛來打你們了。我即時起來。師父道：來不及了，我就房間內飛去罷。所以婢子在房內飛了出去。見半空中有大石一塊壓將下來，婢子忙將身擋住，作法拋擲在五里以外。但不知何人所使，四下裡一看，見有黑氣一道，從天寧寺中騰起。遂一徑到彼處，落下雲頭，見一僧人還在那裡踏罡步鬥，想必是這個賊禿作怪。拾了一條索子，運些靈氣，將他縛了，提到這裡，可將他灌醒問他，才曉得緣故。」瑤華咋舌道：「若不是師父搭救我們，都死在石下了。」即忙望空拜謝，眾人也俱跪下叩謝了。瑤華道：「這也奇怪，我與這禿驢無怨無仇，為什麼要來加害？」桑二道：「大約還是汾州廟裡的餘黨。」瑤華令阿巧速去燒湯灌救，阿新道：「可將這賊禿吊起來，恐怕會遁法被其遁去。」靜夫同三姐幫著，將那和尚弔在庭中一棵樹上。不一會，阿巧拿進湯來，眾人將湯灌了一回，漸已甦醒。瑤華令靜夫慢慢的問他。瑤華自去梳洗。

過了半個時辰，只見楊靜夫來回道：「方才拷問這賊禿，他叫禪鏡。前日他徒弟真修，在庵裡作詛咒法，被我們的人摔死了，特與他徒弟報仇的。」瑤華道：「那個賊禿叫什麼真修？」阿新在旁道：「我記得公主念那情書內，有個真修的名字。」瑤華想著笑道：「就是與李英蓮姐妹來往的這個賊禿，大約會詛咒法的也是他。」靜夫道：「放走這些和尚也是他。」瑤華道：「這個賊禿，實在可惡。難道我們這些人，該與他詛咒死的，我們的人將他摔死，也是應該。怎麼他就用法，要害我們一隊的人。這個實在該死！」阿新道：「我們還同他講什麼理，只請公主吩咐，怎麼處置他就是。」瑤華道：「也不必太慘，只把他摔死了，卻不為過。」阿新聽了，即時飛身騰入空中，將那禪鏡也提去了。

這裡各人還睡得半醒不醒的，重又去睡。只有瑤華獨自一個打坐。天要將明，已聽見阿新回來，瑤華忙問道：「將他摔死在那裡？」阿新道：「摔他在地，恐怕他會土遁。婢子見那塊石頭，正在大路口，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作了一個法，將大石掀起，將他塞在石下，已見腦漿迸出，大約不會活的了。」瑤華拍手笑道：「倒是你處得他好。」阿新道：「回來在雲裡，還碰見師父，說往後還有大難。付了六道護身符，叫公主和他們都隨身收著，俟有急難，佩在身旁，可保無事。」瑤華歎道：「辛苦也吃了，不知還有什麼大難？倒是死了，還做我的孤鬼去也好。」阿新道：「公主不要悔心，凡修仙學道的，無有不從艱難中出來，只要磨得出來，便有好處。」瑤華道：「也有磨不出頭的麼？」阿新道：「多得很那。夙根淺薄的，雖有十分道行，也只免得輪迴。」瑤華道：「我的夙根如何？」阿新道：「公主若夙根淺薄，師父亦何肯如何扶持？」瑤華道：「師父的扶持我，真是恩山義海。但是何不與我同行，豈不更加迅速？」阿新道：「不然，如書生之登科第，雖有明師教導，但能窗下指撥，不能代入場中作文字。況中科第，憑你狀元、宰相，也要歷過多少場屋之苦，到那命運享通之時，才能如意。修證大道，亦是如此。」瑤華點頭稱善。已見阿巧、三姐進房來道：「楊靜夫問今日走不走？」阿新道：「今日必定要走，免得此間人多猜疑。」瑤華道：「很是，你可去催各人，趕緊收拾，不必在此間早膳了。」阿巧忙令三姐去知會外邊，同阿新兩個收拾瑤華房中物件。不一會，桑二來說道：「牲口都拴好了，請公主起身罷。」遂各拴上馱子，上了牲口前行。

行過數里，阿新遙指山凹中一塊大石道：「公主你看，那塊大石，就是要飛來壓我們的！」眾人看了，都咋舌吃驚。靜夫道：「這塊石足有一畝多大。」走了幾日，已將到漢中，忽見長史趙宜，擠在逃難的人叢中，一身襤褸，前前後後的亂竄。瑤華眼快，即令靜夫前往叫住。那趙宜站住了腳，見瑤華到來，趴到地下，號啕大哭。瑤華深覺怪異，忙令起來，問其何事到此？那趙宜呆呆的望前指道：「公主此去保寧，只有幾十里。天還早，若與我一匹牲口騎了，我先往前去打個店房，請公主到那裡暫歇，我有一肚子的話，這裡說不出來。」瑤華見其情狀，必有事故，忙與阿新商量，桑二道：「不用商量，且把我的牲口叫他騎去，我靠晚些竟來店中就是了。」說罷，跨下牲口，那趙宜拉著跨上，打上兩鞭，飛也似去了。瑤華在路越走越荒涼，漸漸人煙斷絕，遍地屍身。其時正深秋天氣，西風凜冽，飛沙刺人，其淒慘之情，不可言說。而中心不知怎樣，仍有千百個小鹿兒撞個不止，意甚諫珊。雖坐在牲口上，竟欲瞌睡的光景。忽聞山凹號哭一聲，振動山兵。瑤華恐遇賊匪，令各人戒備。阿新道：「這來的不是賊匪。」突然於斜刺跑過，瑤華見一群男女，都砍去一臂。靜夫問為何如此？那些人哭道：「都是張獻忠那賊子砍去的，害得我們好苦嚇。」一聲號動，淒慘異常，瑤華不禁淚下，仰天歎道：「天何降此人，使生靈遭此慘毒！」大家道：「天已不早，要趕到保寧，須要加緊。」遂各策鞭馳驟。